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夷困文編卷四

明鄞王嗣爽右仲撰

束牘

與沈焦螟學正

憶幼從塾師尙課通鑑性理然已非全書蓋嘉隆以前
舉業家自經書外熟看二書并讀韓蘇文數十首便稱
好秀才芥拾青紫矣自隆萬來浸而之史漢浸而之諸
子浸而之釋典又浸而之世說語錄世閒書鈔竊已曰
浸而無復之則有一種似古非古爲杜撰語以蒙世之

俗眼文至杜撰而壞極矣物極而反自應復歸于毫蓋
文章止有二途曰敘事曰議論而昉於史古者左史記
事右史記言此文之府也司馬公通鑑萃千三百餘年
之敘事議論隳括成書天下文章孰大於是向來此書
難得今有善本兼之音注詳而批評不濶真近來學者
之幸而文運今當光復矣門下批閱此書多次知胸中
所吞奚翅雲夢八九而已耶竊又謂性理一書舉業家
亦須看蓋佛盛於唐儒盛於宋談理學自當以宋爲宗
今講學家往往厭薄考亭而不知陰竄于竺乾氏之窟

考亭先生先從竺乾勘過固已唾棄之而今人拾以自
雄又號于人曰吾儒也非佛也不亦芒乎而世亦有不
芒者乎恐嘈嘈者謬迷已極亦終當返于考亭之廬而
託宿也姑與門下私言之不識以爲然否

答文耕存送剖心二草序

持百金與善言示賢者賢者必取善言不佞雖非賢者
敝帚之業無關輕重得大序闡發之侈于百金多矣虛
而來實而歸在此行也猶曰去時此行李耶而終不負
此涪江之水喜可知已他日歸而得誇諸故鄉人人知

涪陵有文先生也豈不橫絕峨眉耶

與張百里孝廉

丙子

客中送客人所難堪況並有不堪之憂乎今聞掛帆不遠在足下苦于辭父獨歸而僕又苦于離羣索處此時情景豈堪相對也阮途乏贈漫題四韻于扇頭爲薪膽之助聞小白生霸心於莒而重耳生霸心於曹足下念尊府君之阨比涪陵於曹莒而摩厲以往不踰半載當有吉語聞僕雖同病曷敢望焉然亦足以明夫孽非已作者之猶可以活也僕之快心寧有異耶勉之勉之子

日望之

答張南川玄仗

恭喜神君作牧謳歌在野譽問旁達光我枌榆甚盛甚
盛獨曰炊入夢誠坦途中一隙然何傷於閤樹幸勿爲
楚如不佞弟天之戮民也前枉敢期昭雪行且執爨爲
王前驅當此潢池不靖疆場時聳得一當以報國亦男
兒分內事未必非塞翁之福也一笑弟平生於讀書弄
筆外鮮所嗜好今作楚囚藉此以代泣所最苦者欲讀
書而無鄴侯家可借欲弄筆而無題目可做故承見委

得一題目心甚快之何至分俸以酬幾於跨揚州之鶴
矣薄福豈能消受謹附使壁還但勿令知其出自拙手
致索親手筆於牀頭捉刀人不可不慮也併發一笑美
人在望晤對無期言之悵惘

文孝廉受之惠荔枝謝柬

承惠珍果解我渴塵謝謝然僕竊有隱憂不敢不告數
百年前天於爾蜀生楊玉環又於爾涪生此果以詔其
舌而發其笑二者皆尤物也自蛾眉死于馬前而荔園
蕪廢涪人始得息肩今此果又生矣尤其果必尤其人

想玉環已生而足下未之知也天五百年生一聖人傾國佳人亦然玉環再生數使然也勞人害馬貽累不淺足下爲尤果主人得宴然而已乎幸蚤爲之計勿掩口笑杞人愚也

又謝惠龍眼

佳園有丹荔又有荔奴稱具慶矣可賀也茲承分餉感甚僕在閩久二果嘗厭餐今且兩提而平章之荔之狀不甚異而味則十不得五荔奴味頗相當但形模細耳然在涪陵皆佳品也猶惜所惠者廉若得三百顆恣噉

之僕雖老不妨長作涪陵人卽蘇長公聞之亦捨嶺南而歸老於蜀矣

答文受之

承貺侈渥緣鼎烹不敢不拜日呈拙句聞玉體微有隙今遂霍然想檄能愈風不虛耳一笑貴鄉牡丹極少種從何來僕謂玉環已生不知卽在名園前知如神殊自詫也十不得五之評政爲門下桑土之徹今可無慮矣且得消受珍品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再一笑但對花之約情則厚而期太遠荷父之夫方將捐此病軀爲天子

殺賊安能鬱鬱久居於此如有興當早圖之結好玉環
正在未浴溫泉時也何如

柬受之

傾國名花願充下陳書生受享過矣美人尙爾待年戲
贈二絕畱爲他日催妝詩但勿爲有力所奪作壽王故
事然當今聖天子遠色貴德卽玉環復生必無入宮之
望溫柔在御門下得終老是鄉乎可賀也暑退涼生當
過名園乞斗酒酌花神白頭老人豈堪唐突但經品題
已非生客狂飲豪吟臨風灑翰能不靳爲余捧硯乎否

與張海曙

宅報得便寄回而書郵竟埋魚腹萬金之緘併浮沈矣
可再題寄賤性木強不善諧俗取容分應罪斥尙復何
言但邇來世道蒺藜人情鬼蜮流賊易平隕波難挽又
不暇爲一身悲耳吾兄局外靜觀難逃玄覽將無其爲
扼擊耶聞之張驛宰謂黃令公過于寬厚弟亦寬厚者
不欲勉人以刻礪但此閒人多狡悍寬厚誠不可過吾
兄酌其可而微規之然弟之敗又在不能善事上官此
仕途急著而善事上官須嚴御下人又相表裏者也敢

於吾兄私布之爲令公百一之助

答問長吉

捧讀寄教詩箋穩愜新豔較前梨關所示者大進吾鄉
素以風雅名海內近頗蕭索得老襟丈振起之雅道其
中興乎弟於此道似有所窺尠可與語不諗何日得謝
樊籠茆簷濁酒相與劇談之也弟居官愛民潔己可對
神明而悠悠世途所趨異軌蜀中更甚管敬仲馬棧之
喻信非虛語總是多此涪陵一行耳然數十年前草堂
入夢則此行豈偶然哉初亦謂履素而往不可則挂冠

而歸不知時事有大謬不然者一入宮如魚吞釣必無脫理一挂議如絲入涅必無白理水本澄也忽凝而成冰復鑊而成形曜靈一炤仍爲澄水其如覆盆之重錮何也熒熒楚囚詎可告諸幸有微癖一展卷百事俱遣一哦詩百憂俱避最失意中覺有最得意處平生砥厲恥借詩文爲重今無端橫遭誣衊又不能不矜此敝帚世有具眼讀余詩文定當知王生非竊鈇者此肝鬲中語知己之前偶一洩之不敢與俗人道也佳篇未遑屬和請以異日硃砂少許聊用伴檇道屬山林努力明德

答葛無懷年兄

去人遠思人深譬教辱臨覺毒淫頓減感不可言木強
之人不諳世法遂墮阨塹然眾醉難醒眾濁難清使王
生而瓦全則世法無權矣使世法而免脫則王生無品
矣鄙人無知識不願以此易彼今之遭豈云意外不足
詫也恭喜年兄功名遂身退岸角巾而嘯傲撫青松
以盤桓富貴神仙淇屋避舍東坡所云一日是兩日猶
淺之乎論年也如漸鴻年兄政堪把臂不想化爲異物
閩中書來笑年兄多憂今又笑此公痛飲之未甞也如

弟之坎坷更恨死之不早矣然自入仕途無一念敢欺
明主今拜嚴旨猶云未蔽厥辜莫非命也順受而已台
教謂犬子輩頗堪鞭策季兒能文趨向亦正萬里省親
竟爲客鬼天運如此他尙何尤身繫蠻方無可與語遠
承芳訊忽發狂言恃惠子之知我

答李公起

遠遊巴蜀殊非夙心緣詩魔酷嗜名勝苦相鉤引拍肩
隨之誤投禍府悔無及已蜀多名勝苦不暇徧尋隨足
所至輒撰數言爲識圖異時室中臥遊不作生客也一

官長物不難敝屣棄之行橐所齎盡鬻以餬口僕仗庇
東還亦擬市薛較書集以藉手不意他人先之然高才
老手不難惠以一跋爲賣俏兒生色也何如

答王抱一

久擬飛騰不知何以尙淹驥足使賢友此時策高據要
必能明目張膽援不佞之素一明其不然豈至淪陷若
此然不佞固不屑爲一世之人而賢友亦不欲關一時
之捷厚積徐發定應一日千里有意相爲豈憂其晚耶
賢仲兄質行直腸亦我輩人不意天奪之速令猶子想

克負荷有季父提衡之則磐石之基也轉眼秋闈百祈
努力佇聽好音用紓惡抱

寄馮凌霄

家兒至聞親翁初偶違和而近已霍然可喜也太母蔗
景寢饋康寧可喜也不意有令弟叔公之變又不意有
親母之變聞之愴惻人有不平輒呼天乃天亦有錯迕
時而邇來似覺更甚如令子之俊爽小女之貞靜真稱
伉儷而並夭折又如家季兒文筆清超志趨端謹期以
遠到而客死如不佞弟固無可比數然從來不受無名